



人生

涅槃的女孩

张勤丰

本版配图／夏加尔

每次回故乡,在小县城闲逛,就会想起博尔赫斯那句话,“如果世界上有天堂,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。”

在我心里,这个日益更新的故乡,就是一个书房的样子。

这些年,和所有大大小小的城市一样,故乡也在变大变高变美,城市发展的步履早已跨过古老的护城河。每次开车回家,路过城南,看高楼林立,心里就欢喜。少时在老城读书,常在黄昏去逛那个古老的绣溪公园,里面有垂柳、小桥、飞檐的亭子和层叠的假山,便以为那是城市最美的风景,而今,新城区里多的是那些珍珠一般星罗棋布的水景公园。

这些都是外在,它让人们生活更舒适,出行更便捷,也悄悄满足着人们对于城市要“悦目”的心理。如果说,可以“悦目”的那些外在,是一个城市的“颜色”,那么,能够“悦心”的那些内容,便是一个城市的可贵的“气质”了,是一个城市卓然于他者的动人内在。

这几年回乡,和老友相聚,喜欢去无为图书馆。是很气派的一座大楼高高矗立在新力大道边,远远望去,令人觉得读书也是极气派的事情。其实无为图书馆新馆建成开放,大约也有10年左右了,可是不知何故,每次去,心情就像过年的孩子般雀跃,以至总以为图书馆里的一切都是新的……我在这个图书馆里参加过好几场读书活动,一群人坐在一起谈文学,谈创作,四围书架林立,书架上立起的一本书像一个个圣贤,无言陪坐在侧,短暂的读书谈天时光有了穿越时空的纵深与辽阔感。20多年前,我在老城读书,也和同学相伴去过无为图书馆。那时的图书馆紧挨在米公祠一侧,是低矮的几间平房,光线不是很好,走进,心里无端生出怕冷一般的怯惧之心,读书仿佛是趁着暗夜在做贼。

故乡在发展,不只是捧出了一座高山般巍峨的图书馆,还有一处处便民阅读书房。那些书房有的在安静的河畔街角,有的在热闹的市中心……这些书房像是一篱篱素雅洁净的菊花,闲淡盛开在川流不息的城市脚边,让人看一眼书房的招牌,倏然有了闲静之感,想起了阅读,原来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

昨天带小侄女去逛才开放半年的市博物馆——年前,听朋友说,无为有博物馆了,我就很振奋,也很好奇,咱们一个小城,会是怎样“地大物博”、历史悠久呢?看馆的人挺多,大约多是像我一样外地回乡的人。馆内迎面第一个玻璃展柜里展出的是鱼龙化石,是上个世纪80年代无为蜀山镇农民在采石时发现的。20多年前,我在读中师时,曾跟着老师和同学们一道在米公祠参观过,那时它简单陈列在玻璃后面,只是一块沉默的石头,上面斜斜一道鱼儿的骨骼纹理。现在,站在博物馆,我伸手触摸一下感应玻璃,玻璃上立刻显出关于这块鱼龙化石的讲解。这块玻璃还是一块显示屏,太高级了!像这样的高科技手段,博物馆处处可见。我们还欣赏了无为境内出土的各种青铜器、陶器。在博物馆的二楼和三楼,还了解到无为历史上的诸多名人,欣赏了无为非遗无为鱼灯和剔墨纱灯……我坐在博物馆的三楼大厅里,观赏大屏幕上无为民歌时,心里一层层滋生出一种厚实的甜蜜感,可能这也是一种叫“文化自信”的情感。在我离开家乡这段并不太长的时间,故乡在我身后依然拔节生长。我坐在博物馆里,像是坐在这个城市书房,上下千万年的历史和文化,在这里都以一种独特的符号向我呈现。

对于离乡的人,一次回乡,便是一次回首来处。猛回头,我看见故乡在繁华之时,已长成令人心动的模样。

多年前,兰的父亲瞒着母亲将两万元现金存放在一只鞋盒里,不明情况的妹妹将鞋盒当作废品卖了。父亲发现鞋盒不见了,一下瘫在椅子上,面无血色。母亲责骂父亲不该把钱放在一个不该放的地方。钱没了,以后的日子无法过了。

年初的他感到身体不适,被医院诊断为尿毒症。全家人如觉五雷轰顶,母亲整天唉声叹气,愁容不展。每周两次的透析,让家里有限的存款像晴天的积雪一样迅速消融。两万元巨款的突然消失,一家人顿时陷入恐慌之中。

意外的事情接踵而至。一天下午放学回来,昏暗的出租屋中,兰看到父亲双手掩面泪水长流。妹妹站在一旁抽泣着。原来母亲离家出走了,兰抱着妹妹失声痛哭……

夜里,兰辗转反侧,无法入睡。父亲罹患尿毒症,上班已是非常困难。兰暗暗做了一个决定,辍学打工挣钱,让妹妹继续学业,让父亲好好活下去。

翌日早晨,兰坐在教室里,无心上课。课后,兰向好友说出了想法,好友因成绩不好,早有辍学打工的意图。好友在无锡有亲戚,她们商定瞒着家人去无锡。

她们从县城汽车站乘坐大巴赶往无锡。到了无锡,她们很快找到同学亲戚家。对她们的到来,亲戚深感意外,说她们都高三了,放弃高考实在太可惜。两个女孩表达了打工的决心,亲戚只好带着她们进入一个熟人开的被单厂,她们很快被录用。兰打电话告诉父亲自己的下落。

被单厂工作并不复杂,可生产线上的简单操作会使人麻木。厂里提供中餐,她们租了一个套间的一室。三个月试用期满,两人的工资涨到五千元。兰每月给父亲寄去三千元,自己两千元付房租加日常开支绰绰有余。

近半年过去了,春节时,兰回到家里。父亲告诉她,透析费可以通过医保报销,经济压力骤减。妹妹初三成绩很好,有望考取县一中。

春节后,兰与同学再次回到无锡被单厂。一天,在厂餐厅吃中饭时,年轻的主管向她的餐桌走过来,问她这么年轻,为什么不上大学而要打工。兰向他说出了家庭变故。他问兰,想到自己的未来吗?他诚恳地告诉兰,上大学是人生最美好的一个阶段,不光能开阔眼界,增强学习能力,更能认识较高层次的人,这些会深刻影响未来的生活。如果上大学会面临经济困难,政府提供助学贷款,大学有各种奖学金,自己也可以边读书边打工完成学业。年轻人,不要因认识上的偏差而误入歧途,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是人生最大的损失。

年轻主管的一番话让兰醍醐灌顶,她意识到自己放弃高考真是可惜。兰打电话告诉父亲,她下半年将回去复习考大学。喜极而泣的父亲告诉女儿,他已经在一家企业当上门卫,村里还给他办了低保,日子逐步好起来。

9月开学前,兰到一所乡镇中学,在高三插班上课,一切都是那么亲切。兰非常珍惜这失而复得的机会,学习异常刻苦。2017年参加高考,她考入合肥师范学院生物教育专业。

为了解决她上大学的学费与生活费,大伯通过好友联系到县工会,落实了五千元专项资助,并发动亲友给兰的家庭捐款,总共筹集了近四万元,作为兰与兰的妹妹的教育专项基金。

到了大学,兰连续三年获得学校一等奖学金。她利用寒暑假到酒店打短工,挣够每学期所需的生活费。为回馈别人的帮助,她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志愿者活动。毕业前夕,成功应聘到武汉一所中学当生物老师。

坐在开往武汉的动车上,看着窗外高楼林立的城市,绵延开阔的山川河流,兰欣喜不已,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向往。她懂得,在所有描绘悲伤的词语中,最悲伤的莫过于“本该如此”。当她通过努力,将“本该如此”的事情变成一种现实,悲伤随风而逝。



■ 感念

故乡心动的模样

许冬林